



## 编者话

家，是承载爱的地方，是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共同的港湾。小家如此，大家也是如此，两岸三地，寰宇一家。关于家和家人，听听青年们讲述他们的故事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月 (v\_zhou@sina.com)，与五月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报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、中国青年作家网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

## 我们是一家 (童话)

姜士冬 (23岁)  
长春师范大学学生

天气晴朗，鼠小弟坐在自家的院子里堆积木。一块一块的小积木，被鼠小弟一番拼凑后，就拼成了一座积木城堡。

百灵鸟姐姐刚从很远的一座岛上飞回来，她瞧见了这座积木城堡，不由地赞叹道：“哇，真好看呀！鼠小弟，你可以借给我一些积木吗？我也想拼城堡。”

一些积木呀，那可借不了，要借就全部借给你。积木城堡，缺了任何一块积木都不行哦。鼠小弟缓缓说道，就像有些字，缺了任何偏旁部首，甚至一笔一画，都不再是原来的字了，也像一个国家，缺少任何一座岛屿都是不行的。

把积木全部借给百灵鸟姐姐后，鼠小弟便离开家，去外面玩了。

鼠小弟走在路旁，看到了一棵孤零零的小树，便问道：“小树小树，你有名字吗？”

微风吹拂，小树微微晃动：“我有名字，我叫木木。”

鼠小弟又走了一会儿，看到了两棵小树，便问道：“小树小树，你们有名字吗？”

两棵小树呵呵笑：“我们有名字，我们叫林林。”

鼠小弟走到路的尽头的时候，看到了三棵小树，便问道：“小树小树，你们也有名字吗？”

三棵小树你看着我，我看看你，一起笑着回答：“我们有名字，我们叫森森。”

鼠小弟这下可蒙了，挠挠头，心想：小树们竟然有这么多名字呀！

那如果是三百棵树、五百棵树呢，那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呀？鼠小弟好奇地问道。

他们呀，通通叫森林呀！一人不成众，独木不成林。众人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。远听的歌谣声传了过来，鼠小弟听到了，顺着歌谣声寻过来。

原来是三只小猪在拱地，一边拱地一边哼唱着歌谣嘞！

小猪哥哥们好呀！鼠小弟很有礼貌地打招呼。

三只小猪也打着招呼：“鼠小弟好呀！”

哇，你们三个这么团结呀，都没有偷懒的。鼠小弟竖起了大拇指。

二人从，三人众，三只小猪的力量更大呀！

跟三只小猪拜别后，鼠小弟又去拜访了松鼠妹妹、豹子奶奶和河马爷爷。鼠小弟从日头正足的时候出去溜达，直到月牙挂在夜空中，才回到了家。

哎呀，可真是从日走到了月，明天我还要出去溜达。鼠小弟一拍脑门，哎呀，日加月不就是明了嘛！

鼠小弟躺在柔软的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鼠小弟自言自语：“两个木加在一起就是林，三个木就是森了。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从，三个人的话，就是众了。日加月就是明，那不加正是歪。还有这个字，这个字，都能凑成新的字。”

就在拼凑第二十二个新字的时候，鼠小弟沉入了甜甜的梦想。在梦里，鼠小弟坐在自家的院子里堆积木呢，不过每个积木上都是一个偏旁或部首，或者是一个字。鼠小弟将这些积木都很好地组合在一起，都让它们成了新的字。

在梦里，鼠小弟还看到远远的小岛上，百灵鸟姐姐也在堆积木呢。鼠小弟笑呵呵地说：“此岸加彼岸，才是一家。”

我会把你们都组合起来的，因为我们是一家，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呀！鼠小弟对着梦境里的积木说。

## 家不需要多大的地方

袁伟 (27岁,苗族)

江苏省江心沙农场有限公司职工

妻子临上学之前，总算吃上了一顿地道的家乡风味——干白菜炖排骨。在一碟糊辣椒蘸水的加持下，彼刻的她仿佛产生了一种要么确实置身老家，要么正在梦中酣睡的错觉。直到微信群里传来母亲询问有没有收到快递的语音，才将她从离家1600多公里的现实中拉了回来。

正当我拿起筷子准备品尝自己的手艺时，她突然伸出筷子挡开，说要先拍张照片发到群里展示成果。不一会儿，母亲发来一条语音，说菜看起来倒是不错，不知道味道如何。我放下筷子，精选了一个美味的表情包回复她。随后，弟弟也从离家1100多公里外的深圳发来一张点赞的图片。微信群里的互动多了起来，没过多久，母亲又发来一个视频，父亲正在凉拌米皮。在红油与黄瓜丝的配合下，米香通过电磁波向我们发出共进晚餐的邀请。这时，妻子发了一个流口水的微信表情，而父亲也少有机会参与群聊，回复了一个哈哈大笑。

在外求学的7年间，群聊已经成为我们一家人线上相聚的一种方式。父母在贵州老家的小县城里做小生意，弟弟在深圳求学，而我从扬州大学毕业后，又来到张骞的故乡海门，在一个国有农场从事农业工作。妻子刚研二，也在扬州求学。五年内，我们一家人分散几地的局面依然很难改变。有时候我会在电话里感叹，什么时候才能一家人整整齐齐地聚在一起，永远也不分开。没想到，却被父亲说没出息：老一辈常说，恋家的鸟儿飞不高，也飞不远。你年纪轻轻的，就该多出去闯荡闯荡，中国这么大，哪里不是家？我跟你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，已经在外多年了。

父亲的话，让我心生羞愧，脸也渐渐地发红、发烫。他说的都是事实，我不打一次听听爷爷讲起父亲16岁就出远门打工的故

事。但我的想法也没有错啊，自打我和弟弟被他们从老家接到身边上学，就开始了长达10年的漂泊生活。

初到广东，饮食和语言的天差地别，让我和弟弟觉得是一种煎熬。那时候，我们是彼此唯一的玩伴。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位好老师，她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格外关照与关注。在她的爱护、鼓励和帮助下，我和弟弟才渐渐融入班集体，也慢慢学会了用粤语去交流。当然，成绩也比在老家的时候好了很多，父母仿佛从我们获得的一张奖状上看到了他们不畏艰辛、流血流汗挣钱的意义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没过几年，父母因为工作环境和待遇问题，离开原来的工厂，在朋友的介绍下前往河南郑州的杜甫故里巩义市，下煤矿。

其实，对父母来说，他们是重回故地。早在18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已经在那个煤矿干过一段时间。后来结了婚，母亲觉得太危险，才不让他继续留在那里。从广州站到郑州站，人流汇聚成洪水，迅速吞没了我们昔日的一切美好、温馨的记忆。一张张疲惫、惊慌、空洞或怅然若失的面孔，让我对家产生了无限的渴望。当然，我所说的家，是一个固定的、永不搬迁的地方。

我和弟弟作为插班生，被分在两个不同的班级。面对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语言，不同顺序的教材知识结构，我们都明白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。事实证明，我和弟弟早已经具备了快速适应陌生环境的能力，一个学期下来，我们差不多已经可以用河南话跟同学和老师进行交流。一直到初中二年级，时间都是静谧流淌着的河水，没有波澜，只有安宁。但实际上，一场无声的告别，正在秘密的筹划中，并且不可避免地走向我们。父母决定让我们再次转学，回老家念初三，然后考当地高中。办理手续的那天，我和班主任还有几个好伙伴相拥而泣，他们都理解这种无奈的分别，但却讲不出再见。就这样，用豫剧和烩面构成的记忆之家，也迁出了那片金土地。

后来我跟弟弟如愿考上省内最好的几所高中之一，离家400多公里的住校时光，让我们提前体验了大学生活。家的味道，就是一周一次的电话粥，以及银行卡里的余额提醒。高考过后，弟弟去了深圳南方科技大学，而我来了江苏扬州大学。

如今，我已经毕业并在一个国有农场打工两个月了。宿舍里安放一些必要的家具后，空间所剩无几。公司领导多次让我更换大一点的宿舍，都被我婉言拒绝了。空间太大，就很容易放大孤独感，念家的情绪也就有了藏身之地。这些日子里，我每天辛苦的时刻，莫过于在厨房里用油盐酱醋复刻家的味道，并重新构建一个家的概念。

时间越往后，我越理解父亲对我的批评，也更加明白了家的含义。苏东坡说：此心安处是吾乡。细细一想，无论是童年还是少年时光，我们的境遇莫不是这样。虽然都身处异地，背井离乡，但父母在的地方，就有爱与责任撑起的一座庇护所。或许是一间瓦房，或许是一间职工宿舍，但不妨碍内心升腾起一份幸福和满足感。

在通讯极度便捷且多元化的今天，真可谓应了王勃那句：天涯若比邻。在以自己三个名字命名的家庭微信群里，我们构建起一个可移动、可视化的家。大事小事、生活点滴都可以随时随地分享。父亲的话，同时也让我深入思考家在新媒体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新书写方式。在爱与被爱、关心与被关心、理解与被理解的隐性情感互动中，每个人都是构成家的笔画，相互间不同的距离，不一样的生活轨迹，不一样的习惯，让这个字看起来更丰满，更具有时代气息与精神指向性。

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它，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害怕。潘美辰歌中所唱的家，我已经拥有了，它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让我牵挂，也给我不一样的温暖和寄托。



漫画：程璨

## 家和父母

刘登发 (25岁)

中国科学院大学  
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生

说来也荒谬！本该最关心自己婚姻的女儿住往是最无动于衷的，而父母则往往是最心急如焚的。

到了该结婚的年纪，父母的每一声催促仿佛都是在宣告我们的青春已迟暮。而作为子女的我们似乎执拗地不肯承认这一现实，对于相亲、催婚竟是那般抵触，仿佛婚姻是自由的桎梏，而家庭则是人生的坟墓。细细品来，子女的挣扎还颇有些如花般！

每一次回家，最尴尬的莫过于父母询问是否交了女朋友，最讨厌的是总有些客人会再提醒一次，我不免再一次嗯呀啊呀地搪塞过去。我恨不得把这些狗拿耗子的人撵在地上，挽起袖子，抡圆了臂膀，一

巴掌紧跟着另一巴掌扇在他们脸上，嘴里还得嚷着：叫你多管闲事，叫你多管闲事！

有一次，父母讲起了二伯公的家事（伯公是我们这里对于族中长辈同辈而年纪长于父亲的长辈的称呼）。二伯母以前非常凶悍，经常和二伯公闹矛盾。有一天，老二伯公带着些糖果来到我家，是带给我吃的。老二伯公很疼我，只不过那时我年纪小，不记得了。那天他嘴里还念叨着，以后就见到我了。老二伯公回家以后就自杀了。说到这里，我父亲总是叹息：我爷爷脑子不灵光，没反应过来，那时只有我和爷爷在家，要是我爷爷反应过来，老二伯公就不会死了。

初次听到这个故事，我有点惊奇，这种好像只有小说、影视剧里才能看到的片段竟然曾经发生在我身边。同时我也很感动，一个我没有任何印象的老人竟然那么疼爱我，临死之前，居然想着带糖果来看看我。但我心里最多的还是疑惑：既然二伯公逼死了老二伯公，二伯公的父亲，那么不

论是谁非，二伯公和二伯母怎么可能心安稳稳、和和睦睦地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呢？我不记得父亲说了些什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说的话没能回答我的疑惑。

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天，我的父母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睡不着觉。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纠缠着他们：老二伯公的悲剧会不会有一天也降临在他们身上？等他们想到寒入骨髓、头皮发麻的时候，又忍不住在心底暗暗责骂自己，怎么会有这种荒唐的想法呢？他们也深知悲剧再现的可能微乎其微，但这微小的可能也足以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夜晚折磨得他们难以入睡。

当子女走进婚姻的殿堂，组建了新的家庭，也许牺牲最大的就是父母了。自己照顾了大半辈子的孩子，从此和一个与自己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贴心贴肺，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新旧两个家庭之间，使得他们和孩子的关系显得那么疏远。他们也许会急迫地想要靠近一点，却只能被这堵无形的墙无情地挡在另外一头。但就是这样，他们

冯嘉美 (21岁)

武汉晴川学院学生

再回到晚叮(中编亚境城市 编者注)那天万里无云，天湛蓝如水洗过一般。

因为疲于回答村寨中人们的问题，我溜出家门，驾驶汽车上了滇缅公路，一路朝前开去，仿佛这样可以甩掉现实里的细碎鸡毛。

直到山头吞没了最后的红光，天色逐渐深重。我想调头，却发现冷却系统警告亮起了红灯。

靠边停车后又发现手机没有缴费停机了，想伸手拦车，几次尝试都未果，最后选择原路返回寻找服务区。

一小时后，我来到一处桥梁附近，借着朦胧月光，我看清楚桥头的刻字：惠通桥。

天色越来越黑，前方的路昏暗到不得不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时我猛然反应过来，应是走下了公路。

小路泥泞，过耳的凉风，以及不知名的虫鸣。我内心直痒不好，慌乱之下，脚底打滑，往前摔去。

小心！有人拉住了我。

小姐，你是迷路了吗？

我随口敷衍过去想要离开，紧接着他又说：你现在的方向是往山下的河流去。

我顿住脚步，迟疑起来。我可以带你出去。我不作声，脑海中闪过无数种求生措施。如果你心有疑虑，他捡起一根树枝，你可以牵着那根树枝，我拉过你。我走前你走后。

我愣住了，小心把手机往上抬了抬，看清了对方的样貌，他眉眼有神，轮廓清朗，上身一件白色竖条纹衬衣，下身一条墨绿色工装裤，款式区别于市面上的热销款。

正犹豫着，头顶忽然有鸟夺枝飞出，心惊胆战下我选择抓住了那根木棍。

他按他答应那般，带我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掠过安静的氛围，他主动打破僵局，你是外地人吗？

不是，我只是在很小时出去念书，今天回家看看。

他沉默了几秒后，用感叹的语气说：回家看看，挺好。

那你呢？我 我是外地人，老家广州。你没有那边的口音。我也是小时候出去念书的。

在对话中我了解到，他是名工程师，受一位陈先生的邀请从马来西亚来这里工作，住在道奇宾馆。

他的谈吐从容，又不失幽默，这使得我紧绷的神经得以放下，不知不觉间我和他又重新回到车辆停靠的位置。

他上前帮我检查，眼中闪过几丝诧异。

我有些担忧：是修不好了吗？

没事，这些车的构造应该大差不差。

他中途花费许多时间取回来了河水。加普通水容易生锈，堵塞水箱。但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让发动机冷却了。他边解释边操作着。

果然，车子又能发动了。

已是深夜，他好像看出我的顾虑，说：我可以陪你等到天明。

我们坐在车内，顶着暖黄色的灯光畅聊着。

他明明很年轻，但是总有种历经世事后的稳重感。我问我在哪里读书，我说是去了昆明，后来考去北京，接着申请到互换生资格去了英国。

他问：北京是首都吗？我很疑惑，说：是。那那个从什么地方出去

我立马接上他的话，我的父亲是位性格潇洒果断的人，改革开放后他借钱出去做生意，所以家中不差钱。

他点点头，不知怎么，他听到这些好像很开心。

外面是什么样子的？

我从儿时记忆里的少年宫科技馆说起，再到去北京以后见到的名胜古迹，还有英国的唐人街。

听到此处他突然正襟危坐起来，问：你在国外有没有被欺负，或者遇到危险？

我笑道：怎么会，现在社会环境安定许多，而且我是中国人。看着他的眼，我说：如果在外遭遇灾，避难场所上空第一架飞来的飞机，永远是中国的。

话音落地，我好似捕捉到他湿润的眼。

就这样，话题最后落到他想念的家

## 归家

小说

一

乡美食上，而窗外的天也逐渐亮起来。

他主动下了车，告诉我快回家去，家里人心中一定着急。

我笑道：他们都习惯我常往外跑，兴许我现在回去他们还正在睡觉呢。

一定有等人等你回家的，快走走吧。他说：有些催促。

轮胎摩擦过石子发出粗糙的响声，隔着下降的灰尘，我看向他，那蒙蒙亮的天只有几束光落在他的肩头，我想到什么，说：能问你的名字吗？

我叫林嘉祈。嘉峪关的嘉，祈福的祈。我叫蒋华菱，取自楚辞：芙蓉盖而菱华车兮，紫贝阙而玉堂。

他点点头。

等等广州，我请你吃肠粉！我留给他一句话，便往家回。

没想到的是，这次阿妈竟坐在院子里等我，她怕我玩回来肚子饿，早早准备好了饭菜。我不禁自责，坐下狼吞虎咽起来。忽然我又想起林嘉祈，我和阿妈说，我遇到一位好心的工程师，他帮我修车。

阿妈却反问我：怎么会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工程师到这里呢？附近都没有村锁要修建什么，而且工程师们都住分配的宿舍，怎么会出现在

我听后，有种后知后觉的凉意。我放下碗筷再次冲出家门，借表哥的车子再开回原来的地方，林嘉祈早已不在，我四处寻找，脑海中浮现着当时与他相处时的那些异常。

惠通桥。

这次，我仔仔细细看过了惠通桥，我是从这里开始迷进那段曲折的路。

记忆不断交织，勾勒出那位名叫林嘉祈的人，他有些良好的教育背景，总把北京说为北平，他有年轻俊朗的容颜，却有满是老茧和伤疤的手。他说他来工作，是工程师，还是司机和修理工。

我打趣他，小青年，你为什么穿着老过时的衣裳。

一切都在他的笑而不作声中有了答案。

在晚叮，有一座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，里面纪念着的是被陈嘉庚先生号召回来的3200余名南洋华侨青年志愿者。他们此次回家，是为了救国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东南亚交通逐个被切断，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物流运输通道。

在馆内满墙的黑白照片中，我找到了林嘉祈。

他出生于1914年，年幼时就随家人移居马来西亚，其间没回过国，直到1938年他留下家书告别亲友，这才有了他的北归。这是他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林嘉祈最终死在惠通桥上。惠通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，也是日军重点轰炸的对象。林嘉祈和他的任务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轰炸中，把惠通桥一次又一次地修建好。

馆内，他亲手写下的家书还被保留着。信上说：别了，家园处于危难边缘，是我这只大雁回家时。

不经意间，我注意到在他家书下面还遗存一张他日记的残页。上面的字迹略微潦草，我竟在其中依稀分辨出两个字：华菱。

1939年8月1日晚，成功运输完我所负责的物质后睡下，梦中我在惠通桥附近遇见一位女士，她着实奇怪还有着非凡的经历。我爱同她交谈，因为在她的话语中，未来的祖国站起来了。我相信她所言非假，我永远相信中国人不会倒下！我也会一直记住她，华菱，待到和平之时再重逢！

罢了，不知何时已泪流满面。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但我相信我们也会再重逢，无论以何种方式。

因为先生，你已归家，而我便在这里。

人，从未充分地、客观且全面地权衡得失利弊的人，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的人。

父母，以其朴素的直觉和经验，往往做出最明智的抉择，才是对家庭和人生的本质有着清醒认识的人。每一次我们对父母斗争的胜利，很可能都是父母出于爱护而做出的妥协与纵容。我更愿意以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去衡量，而不忍心以冷冰冰的想法去揣度每一个父母的任何并不过分的行为。我们可以有更聪明的做法去妥善处理与父母的冲突。

家庭是爱的赞歌，而婚姻是家庭的序曲。愿我们以谨慎且负责的态度去谱写人生的乐章，而非以憎恶的态度将琴弦绞断。

